

# 古籍数字化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

程毅中

古籍数字化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文化产业。目前市场上已有不少古籍数字读物,但往往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

有人认爲古籍整理只是加了一堆标点符号,算不得学术著作,也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因而随意抄录和转录,并制成营利的商品,从而引起了一些争议和诉讼。

数字化的古籍应该是经过认真整理的古籍,需要运用目录、版本、校勘和文字、音韵、历史文献等各方面知识进行点校,成为现有最好或较好的版本。否则,将会造成谬种流传,劣本取代善本。但目前流传的古籍数字书,有些却是未经整理和粗制滥造的版本。试以中国国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的《中国历代笔记》U盘来说,收书很多,号称有1200多种,逾一亿字,信息量很大。真是“一叠在手,坐拥百城”,方便得很。然而,从古籍整理的规范来衡量,此U盘却缺点很多,遗憾不少。

为了古籍数字书的改进和传播,本文以《中国历代笔记》U盘(以下简称U盘)为例,说明古籍整理的规范和价值。

**壹** 古籍的复制应该说明用的是哪个版本。而U盘则一律不说根据什么版本录入的,这就丢失了文献的科学依据,使人不敢轻易引用。

**贰** 有些书原有的序跋都被删掉了,这也使读者无从了解版本源流的信息。

**叁** 书目和版本的选择没有必要的说明,随意性很强。例如,唐张鷟的《耳目记》就是一本伪书,实际上只是抄了《朝野金载》的几条文字假托的书名。又如,明无名氏的《巫娥志》,实际上是李禎(昌祺)《剪灯馀话》里的一篇,原名《江庙泥神记》,这也是假托书名的伪书。又如宋人张君房《丽情集》是一部佚书,U盘收了十二条残文,大概是根据宛委山堂本的“假《说郭》”辑录的。但《说郭》本引的只是只言片语,很难理解原意。其实,如果要收《丽情集》的话,至少《类说》卷二十九所收的24条佚文,就比《说郭》本还多出许多。再如所收佚名的《灯下闲谈》,只有一篇,即原书中的《神仙雪冤》。实际上原书是两卷二十篇,有《适园丛书》本和商务印书馆排印的《宋人小说》本,并不难见。明代卷所收李诩的《戒庵漫笔》,只有一卷,实即李诩《戒庵老人漫笔》的一个节选本。为什么不收通行的八卷本呢?杨万

里的《诚斋挥麈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考定为王明清《挥麈录》的节本,实属伪书。U盘收了一些伪书、残本及单篇文章,而重要的书如《归田录》《梦溪笔谈》和《剪灯新话》等却没有收。

**肆** 对作者的名字不加核实。如汉魏晋南北朝卷的《五代新说》,题唐徐炫撰,大概又是沿袭重编本《说郭》之误,实应据《郡斋读书志》作唐张洵撰。又如宋徐铉的《稽神录》,《云自在龕丛书》本,更不知道它的文字是根据什么版本改的。例如《朝野金载》一书,中华书局版赵守俨点校本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与《太平广记》等书对校,并作了许多补辑工作。U盘的正文就照改了那些校改的文字,例如第二条“藏日夫人目长而漫视”,第五条“而刑部尚书李日知”,第十三条“试着口即死”等字句,都有校勘记说明改字的依据,而U盘却全部删除了。更令人困惑的是,赵守俨从《西阳杂俎》等书辑出的“补辑”一卷,U盘也全部照收,附在第六卷之后,而全都删掉了出处。再如《北梦琐言》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林艾园校本也有许多校改和校勘记,照录了它的正文,又删掉了校勘记,而且还把底本《云自在龕丛书》原有逸文卷的出处也一起删掉了。徐铉《稽神录》一书,已有白化文先生的点校本,U盘吸收了他的“再补”,却改注为李剑国、程毅中辑的,这就不免有掩耳盗铃的嫌疑了。

**伍** 全书没有统一的体例,如收入了一些单篇的传奇小说,本来不属于笔记之列,但是又收得不多。宋辽卷收了赵希弁《读书附志》,把书目也视为笔记,但《郡斋读书志》正编却没有被列入。又如上述唐人撰的《五代新说》,宋人乐史撰的《绿珠传》列在汉魏晋南北朝卷,清人万斯同辑的《庚申君遗事》列在宋辽复元卷,按作者年代分卷的体例并没有贯彻始终。

**陆** 所收笔记有一部分是佚书,编者加以辑录,当然很好。如唐五代小说的佚文,有《太平广记索引》和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可以参考,不准照录。但令人费解的是往往不注出处,难说来源,就不能使读者信赖。例如戴孚《广异记》已是佚书,U盘所收都据《太平广记》辑出,可是一概不注书名、卷数。《广异记》虽有抄本流传,但所辑不全,现有方诗铭重辑本较为完备,U盘所收与之基本相同,却把出外全删了。李剑国、方诗铭还从《类说》辑出两条佚文,又没有利用。他如李肃《纪闻》、李九《独异志》、张读《宣室志》等书也是如此,既不说版本,又没说说明佚文出处,令人无从了解书的来源。

**柒** 据U盘的凡例说,曾“尽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应该是尽量吸收现代人的成果,但又没能充分吸收。古籍的点校本一般是有校勘记的,U盘则只吸收了他们的校改成果,而把校勘记删了,这样就使读者不知道它用的是哪个底本,更不知道它的文字是根据什么版本改的。例如《朝野金载》一书,中华书局版赵守俨点校本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与《太平广记》等书对校,并作了许多补辑工作。U盘的正文就照改了那些校改的文字,例如第二条“藏日夫人目长而漫视”,第五条“而刑部尚书李日知”,第十三条“试着口即死”等字句,都有校勘记说明改字的依据,而U盘却全部删除了。更令人困惑的是,赵守俨从《西阳杂俎》等书辑出的“补辑”一卷,U盘也全部照收,附在第六卷之后,而全都删掉了出处。再如《北梦琐言》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林艾园校本也有许多校改和校勘记,照录了它的正文,又删掉了校勘记,而且还把底本《云自在龕丛书》原有逸文卷的出处也一起删掉了。徐铉《稽神录》一书,已有白化文先生的点校本,U盘吸收了他的“再补”,却改注为李剑国、程毅中辑的,这就不免有掩耳盗铃的嫌疑了。

**捌** 历代笔记的标点,不少书有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笔记小说大观”等点校本可以参考,错误还不太多。但有些未经整理的书,标点就出现不少失误。这里举一些比较明显的例子,略加分析,以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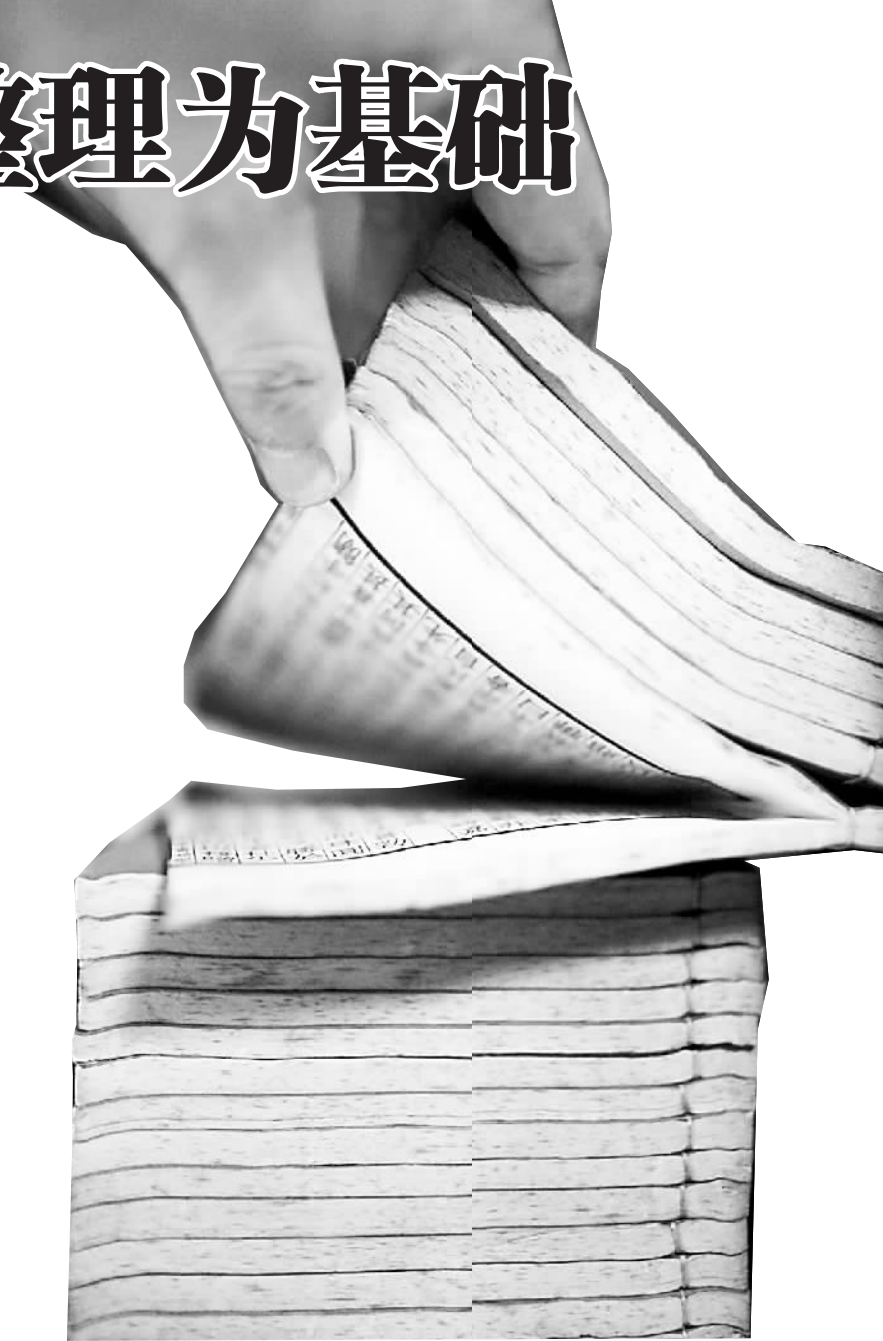
帝不得已而行,窃谓人曰:“匈奴为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汉魏,历代所不能攘,相为劲敌者也。”(B005《大唐创业起居注》)

按:“自”字显然不能读断,逗号应移上。

又曰:“吾不试故艺,试用也。”夫艺者,不独总多能第,以其无用于代,而穷愁时有所述耳。(B006《大唐传载》)

按:“吾不试,故艺。”是《论语·子罕》记孔子的话。“试者,用也。”见于《论衡·正说篇》,是注经者引用的话,“试”字下应加逗号。“第”,但在这里是一个副词,应属下句。

任昉序《王俭集》有攻乎?异端归之正义,可见攻字从攻击之攻。(D119《谈轶》)



按:“攻乎异端”是出于《论语·为政》的一句成语,不能见到“乎”字就加问号。

“端”字下应加逗号,“攻乎异端,归之正义”两句是任昉的话,应加引号。

文选王简《栢头陀寺碑》文,有云:层轩延袤,上出云霓。(D255《半村野人闲谈》)

按:“文选”是书名,“王简”是人名,《头陀寺碑文》见《文选》卷五十九。如果查一下书,就不会读错了。

潜言皇上联云:“礼乐征伐自,天子出。”(D304《金声巧联》)

按:这句话出自《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自”字

下断句又怎么讲呢?

从《中国历代笔记》U盘的一些缺点可以看出,有些数字化古籍之所以不能使人信赖,就在于未经学者的认真整理,或者是借用了已经整理的版本而又乱加删改,藏头露尾,买椟还珠,造成了许多混乱。

数字化的古籍虽然使用方便,但有些书又不符合古籍整理的规范。除了要继续提高电脑技术之外,更需要加强“人脑”的文化素养和学术含量。古籍的数字化必须尽量吸收和保护正在积极整理的成果。目前不少出版社正在积极进行数字书的出版,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 随笔

### “书虫”父亲二三事

刘永红

父亲今年已届72岁高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虫”。

父亲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习惯——“读”书。只要手中有书,必定旁若无人,口随心动,振振有声,抑扬顿挫。时常,还能听到他长时间“读”书而出现的停顿吞咽的声音。看他戴着黑框老花镜,一字一句从口中读出,那种痴痴的样子,我极为不解。有时候忍不住在父亲“读”书正酣之时打断他:“人家都是安静地看书,您却总是大声朗诵,不口渴吗?不觉着累吗?不怕吵着人家吗?”可他总是煞有介事地答道:“读书就是要大声‘读’,不读出声怎么能叫‘读’书吗?”弄得我无言以对。回味着他的话,或许还真有些道理,想想我们每次临考之前,哪次不都是通过大声朗诵以增强记忆呢!

记得我小时候,姐姐从省城捎回一本《宋氏三姐妹》。父亲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地念了一遍又一遍。夏夜纳凉之时,父亲经常为我们娓娓讲述书中的精彩情节与点滴趣闻。可是,这段好景在我以优异成绩考入镇重点初中之后便结束了。入初中没多久,适逢学校打算组建图书馆。由于经费非常紧张,学校无力添置藏书,便发动学生自愿捐书,多多益善。作为积极分子的我,回家后翻箱倒柜,竟然把“搜到”近二十本。其中,自然包括父亲最喜爱的《宋氏三姐妹》。为此,三年初中生涯,我没少听父亲的念叨与埋怨。我很是后悔和自责,可脸皮儿又那么薄,终于没敢找老师把书要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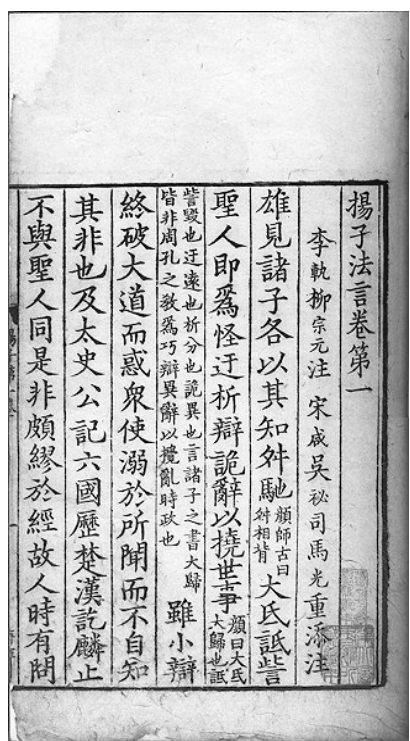
后来,我顺利地进入大学,继而读研、读博。在外求学期间,虽然跟父亲的相处时光甚少,然而,偶尔回家还会感受到老人家对《宋

氏三姐妹》的念念不忘。谈起其书其事,竟然还是如数家珍。博士毕业之后,我进入了人民出版社,经济上不再如学子时候那般羞涩,于是就琢磨着给父亲买一本《宋氏三姐妹》。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宋氏三姐妹》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东方出版社正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我很幸运地从责编老师那里获赠了一本市面上早已售罄的《宋氏三姐妹》。抚摸着熟悉的封面,心情既激动又喜悦!我当即把书给父亲寄了过去,随寄的还有一个大放大镜。后来,姐姐告诉我,父亲收到书,小心地捧在手上,口中喃喃道:“就是这本书,就是这本书……”我顿感欣慰,心底升起一股从未有过的轻松。

前两年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无意中,我听到父亲与我那刚上初中的侄子的一段谈话。大意是父亲让侄子跟他的同学好好说一下,先还一本书,另外一本书过两天看完了再还。我心头一怔一乐。“怔”的是想起了自己刚上初中时候把父亲的书捐给了学校,而现在在我的侄子也上了初中,却是替他借书;“乐”的是,这么多年来父亲阅读的习惯还完美地保持着。后来,我颇感无辜的侄子告诉我,自己经常跟同学交换着图书来看,每次,只要被我老父亲发现,必定会打一个书“劫”,等他看完才还。毕竟已是古稀之年,父亲“读”书的进度慢了下来,常常延期还书,害得侄子经常要烦费口舌跟他解释。

父亲就是这样“书虫”。我常常想:若非幼时家境贫困而过早地走上了为家庭生计而奔波的艰辛之路,或许,父亲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

## “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⑤



2007年9月,辽宁省图书馆申报南宋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扬子法言》一书,参与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这部《扬子法言》十三卷《音义》一卷,是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秘、司马光五臣注本,皮纸印造,墨色莹洁,初刻精印,为海内所仅存。

扬雄(前53—前18)字子云,蜀成都(今属四川)人。扬雄少而好学,博览群书,因口吃不能剧谈,但好深思,酷爱辞赋。

扬雄所作《扬子法言》自汉代以来,注家蜂起,代有其人。北宋仁宗崇宁二年(1050),司马光上疏请崇文院校正《荀子》、《扬子》、《文中子》、《韩子》,并送国子监刊行。神宗熙宁元年(1068),此书刻成,是为北宋国子监刻本,即“熙宁本”。1126年靖康之变,金人攻破东京,大肆劫掠,北宋官府所藏图籍及图籍板片被金人捆载北还。宋室南渡后,特别是中兴以后,经济繁荣,书籍奇缺,北宋旧刻板片又无由以重印,故只好搜求北宋刻书传本借以重刊。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唐

## 辽宁省图书馆藏

### 宋台州公使库刻本《扬子法言》

仲友在浙江台州重刻《荀子》、《扬子》、《文中子》等便是一例。

唐仲友其人及其在台州铸刻《荀子》、《扬子》、《文中子》等事,在历史上是一桩公案。清康熙时所修《金华府志》卷十六载:“唐仲友(1136—1188)字与政,父尧封,为侍御史,以直言称仕,直龙图阁,朝散大夫。仲友博涉群书,登绍兴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累官判建康府。论时政,上纳其言,再转知台州。兴利除害,政声赫然。俄为同官高文虎所忌,谮于提举刑狱,劾罢。主管建宁武夷山冲道观,开席授徒,学者云集。仲友史学精绝,尤邃于诸经,下至天文地理、《周易》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庙学校、井野畿疆,莫不穷探力索而会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该并举。与吕子同居于婺,而独尚经制之学。然天性廉直,与物多忤,仕未通显,托之于论述而终”。

读了这段传记性文字,谁都会认为唐仲友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中一位政绩斐然、廉洁奉公、耿介敢言而又怀才不遇的循吏良臣。谁能想到,这样一个被府志吹捧得“白璧无瑕”的人物,在台州任上竟被朱熹弹劾六状。

唐仲友是浙江婺州(今金华)人,其父是唐尧封,字嘉猷,南宋绍兴间进士,又中师儒选。累官侍御史,吏部侍郎,国子监祭酒,直龙图阁,朝散大夫。唐仲友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起越榜进士。其兄唐仲义,字与信,绍兴三十年(1160)梁克家榜进士,曾任通判。父子四人先后考取进士,可说是满门荣耀。以宋代官员的工资薪水待遇而论,唐家的日子应该是既富足又显赫,可是他们并不满足,在家乡婺州市门巷开设了一家书肆,至今仍在国家图书馆的郑注《周礼》,就是当年市门巷唐宅的出版品。不仅如此,还开有彩帛铺,

经营彩帛锦缎等货卖。他们是文人、官员、商人相结合的封建家庭。

朱熹是理学大家,正人君子,曾在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以浙东大饥,改任浙东提举。朱熹临危受命,救荒革弊,并负起了纠劾地方官员劣迹之责,故有累章劾劾唐仲友之举。朱熹弹劾唐仲友一共六状,其中一状就是关于唐仲友利用犯人伪造假币及开版印制赋集及《荀》、《扬》、《韩》、《王》“四子”之事。根据状文可知,唐仲友使用犯人为其开版,并动用公使库官银付梓。如若是以公心、弘扬文化,传播学术,或为本州公使库创收赢利以资助过往官员,在宋代是不算贪赃枉法的。唐仲友却在刻书之后中饱私囊,这才是朱熹弹劾他的本质所在。

事情已过去了八百多年,有没有这段公案都不影响《扬子法言》的版本价值。有了这段公案,更增加了它的无穷趣味,也增强了它的知名度,提高了它的版本地位。唐仲友在台州重刊“四子”,以熙宁本为祖本,并在版式规格等方面悉“视熙宁之故”,所以台州本四子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台州本四子中的《文中子》、《韩子》久已失传,难以言状。20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国家图书馆购回香港陈清华藏书,其中有一部宋版《荀子》,多认为即是台州本。后经认真考查,乃为台州本的翻刻本,于是台州本的面貌再次成为人们的一种奢望。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台州本《扬子法言》,不但填补了人们想象的空缺,也证明唐仲友在台州刻四子是一件不争的历史事实。其价值的核心在于,它是北宋国子监本的翻刻本,渊源有自,系统分明。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仅将此书著录为宋刻本,未揭示出它就是宋淳熙八年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的真谛。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致忠)

## 新书快递

### 《道路自信》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开始,对几代党的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细致而系统的阐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旗帜、事业和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做了系统分析。

朱峻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本书以冷战与新中国对外政策之间互动为基本框架,通过重点分析1949—1955年间的重大事件,包括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提出、中苏同盟的缘起、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法、第一次台海危机、日内瓦会议、决定研制核武器、万隆会议等,揭示新中国外交思想、对外政策的形成原因和过程。

牛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中国新诗发生论稿》



新诗发生史即中国诗歌由传统到现代、由古典型到现代型的转型史。它涉及中国诗歌的诗质、诗语和诗体等方面深刻的现代嬗变,影响着整个中国新诗的发展线索,改变着中国诗歌的发展面貌。本书采用系统思维方法,力求全面客观地揭示新诗发生的规律,梳理新诗发生对于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

许霆著 人民出版社

### 《蔡锷大传》



本书以蔡锷投入云南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革命的辛亥云南军都督府和发动、领导讨袁护国运动为经,以蔡锷与袁世凯、梁启超、黄兴、朱德、小凤仙等人的关系为纬,用生动而朴实的文笔,真实地再现了蔡锷戎马倥偬、叱咤风云、短暂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谢本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749: 四十九个》



本书作者是香港歌坛著名词作者,曾为王菲、陈奕迅、谢霆锋、莫文蔚、方大同等人创作歌词近千首。这是作者第一本谈创意、谈创作的文集,由清新的故事感悟、有趣的创意练习与49个和读者分享的创作练习组成,鼓励年轻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敢于去创作。

周耀辉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